

本土心理學研究

5

中國人的人際心態

楊國樞 主編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編輯出版
桂冠圖書公司印製發行

《本土心理學研究》 第五期 一九九六年六月

中國人的人際心態

楊國樞 主編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編輯出版

桂冠圖書公司印製發行

《本土心理學研究》 第五期

中國人的人際心態

編輯出版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
印製發行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賴阿勝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1166號
地址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6-4號
電話 (02)3631407
電傳 (886-2)2182859
郵撥帳號 17468976
戶名 楊國樞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
排版 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海王印刷廠
初版一刷 1996年6月
印量 1~1500冊
字數 33萬字

定價 (平裝)新台幣400元・(精裝)新台幣600元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本土心理學研究》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本土心理學研究》是一本純學術性中文期刊，每年出版兩期，主要發表採取本土化研究觀點與策略所完成的論文。本刊的創辦宗旨是結合各個華人社會的心理學者、人類學者及社會學者，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研究者，共同提倡與推動中國人心理與行為之本土化研究的學術運動，以建立華人的本土心理學，並達成發展全人類心理學的最終目的。

編輯顧問

文崇一（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王重鳴（杭州大學心理學系）

方富熹（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

朱永新（蘇州大學心理科學研究室）

朱謙（美國夏威夷東西中心文化與傳播研究所）

車文博（吉林大學哲學系心理科學研究室）

何友暉（香港大學心理學系）

李亦園（中央研究院院士，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

李沛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

李莉（美國康乃爾大學人類發展及家庭研究學系）

李慶善（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沙蓮香（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余凱成（大連理工大學管理學院）

吳英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吳燕和（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沈德燦（北京大學心理學系）

林仲賢（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

林邦傑（政治大學心理學系）

林南（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

金耀基（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

柯永河（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凌文輕（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

時蓉華（華東師範大學心理學系）

梁覺（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

高尚仁（香港大學心理學系）

徐聯倉（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

馬慶強（香港浸信學院教育學院）

郭德俊（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系）

陳仲庚（北京大學心理學系）

張永源（高雄醫學院心理學系）

張妙清（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

張厚粲（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系）

張德勝（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

莫雷（華南師範大學心理學系）

莊英章（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曾志朗（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馮伯麟（北京社會心理學研究所）

彭聯齡（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系）

黃希庭（西南師範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黃堅厚（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黃榮村（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喬健（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葉英瑛（台北醫學院精神科）

葉啟政（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楊治良（華東師範大學心理學系）

鄭昭明（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劉融（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部）

樊景立 (香港科技大學組織管理學系)
燕國材 (上海師範大學教育管理學系)
歐陽崙 (陝西師範大學心理學系)
謝貴枝 (香港城市大學商業及管理學系)

瞿海源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編輯委員

召集人

楊國樞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委員

丁興祥 (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系)
王叢桂 (東吳大學心理學系)
朱瑞玲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所，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余安邦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余德慧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何英奇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李美枝 (政治大學心理學系)
林文瑛 (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系)
林以正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副召集人

楊中芳 (香港大學心理學系)
黃光國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高泉豐 (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孫蒨如 (中原大學心理學系)
陸 洛 (高雄醫學院行為科學研究所)
黃囑莉 (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組)
葉光輝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楊宜音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
研究所)
潘英海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劉兆明 (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系)
鄭伯壩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編輯室

主 編：楊國樞

執行編輯：朱瑞玲 余安邦 黃囑莉 鄭伯壩

美術編輯：葉文苓

助理編輯：陳昀靖 黃雅琳 林正山

編輯出版：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

印製發行：桂冠圖書公司

稿 件：來稿務請符合本刊稿約所訂各項要求。稿件接受刊出前，皆須經過至少兩位
相關學者之正式審查。稿本請複印兩份（恕不退稿），郵寄台灣台北市羅斯
福路四段1號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收。

訂 購：郵撥戶名：楊國樞（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
郵撥帳號：17468976

焦點論文

中國人的人際心態

余德慧	人緣：中國人舞台生活的秩序	2
陳斐卿		
黃曬莉	中國人的和諧觀／衝突觀： 和諧化辯證觀之研究取經	47
曹中瑋	大專學生嫉妒心理之分析	72

靶子論壇

兩性關係的生物原型與文化表現

靶子論文

李美枝	兩性關係的社會生物學原型在傳統中國與 今日台灣的表現型態	114
-----	---------------------------------	-----

評論對話

徐嘉宏	兩性文化是生物性的表現	175
王雅各	我看〈原型〉	181
楊中芳	「社會／文化／歷史」的框架在哪裡？	191
石之瑜	社會生物學分析與文化論述的糾結	201
陳皎眉	我讀、我思、我論	208

作者答覆

李美枝	回應與再思：容左納右，不失所據， 是為上策	217
-----	--------------------------	-----

研究論文

- 方富熹
王文忠 北京兒童對獎賞公平性的社會認知發展 234
齊 茨
葉紹國 道德推理中關懷導向與正義導向思考之區辨
及其在中國社會實踐的特徵 264

研究筆記

- 李慶善 知解人心：從諺語看中國人社會認知的特點 314

專著評論

- 葉啓政 我對黃光國著《知識與行動》的評論 335
趙旭東 我懷疑，因為我存在
——評黃著《知識與行動》 343

學術通訊

- 學人消息／學人追念／會議報導／新書出版 354
《本土心理學研究》稿約 370

中國人的人際心態

余德慧
陳斐卿

人緣：中國人舞台生活的秩序

黃曬莉

中國人的和諧觀／衝突觀：和諧化辯證觀之研究取徑

曹中璋

大專學生嫉妒心理之分析

《焦點論文》所討論者為當期之主題。每期之焦點論文有二至四篇，皆係就同一重要課題從事深入而有系統的論述。各篇論文之立論觀點互不相同，且須扣緊主題，進行切中要旨的分析。焦點論文可為理論性詮釋或綜合性檢討，亦可為實徵研究成果之報導及評論。

人緣：中國人舞台生活的秩序⁽¹⁾

余德慧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陳斐卿 中央大學教育學程中心

這個研究是從實證的調查資料為起點，透過研究者對調查資料的反省，考察了人緣意涵的語言層次，從中國人如何使用「人緣」的概念下手，再透過受訪者談有關「人緣」的事件，將人們如何界定「人緣」以及「人緣」的處境做範疇的分類，得出兩種範疇：(一)「人緣」的指認詞：將人緣當作語言使用場的語詞，供人們確認他人的朋友關係；(二)「人緣」的主體詞：將人緣當作個人自身的人際生活當中的意涵，供自己在交友世界的理解。兩者所發展出來有關「人緣」的知識相當分歧；指認詞的「人緣」發展了中國人對人際關係的「他者」知識，以人際的格局為其整體性，裡頭有交際之間的區隔，以及內外的差序；主體詞則以自我的處境為核心，對人際結交給出了現象的描述。從詮釋現象學的取徑言之，本研究將人緣的意涵轉換到人際的中界性，透過人緣世界給出的現象，使研究者終能展現出人緣現象的理解。在這樣的詮解過程，人緣世界的空間性所構成的場地論可以充分說明人緣世界的現象意涵，也對中國人的心理知識的建構指出一個很根本的問題：指稱詞的社會認知與主體詞的行動認知往往交織在一起，使得一個本土性的心理學語詞必須以中界現象為人際世界的主體，人際的實踐又必須有反身的後設空間，亦即人際運作的舞台，這是在社會的中界（公共領域）的場地，人在彼此給出的中界裡形成人緣的場景與作為。

關鍵詞：人際的反身性，人際場地論，後設空間，當地性，詮釋現象學

《本土心理學研究》，1996年6月，第5期，第2~46頁

一、緒論：人緣的語意意涵

(一)「人緣」作為語言的雙重性質

「人緣」的研究涉及兩方面，其一，「人緣」是中國人為了描述人際之間的實質關係所呈現的說明；其二，它蘊含中國人豐富的分享世界 (shared world) 裡他我關照的內涵。就第一點來說，「人緣」這兩個字是作為在人際活動的使用範疇中指認的語言：當人際活動的指認發生之後，作為語言的「人緣」離開了人際活動的現象的現場，而進入語境的脈絡裡；此時做為語言的「人緣」只成為人際關係的說明，意即，「人緣」不再是主體的社會現象，而是人際活動的「被拋擲之物」——意即「人緣」被當為顯意之物 (the manifested)，從現場轉置於語言的論述空間，以使用場的脈絡為其意義。

然而，「人緣」獲得它的意義的整體性乃是來自人在社會脈絡的概括，這種概括雖可視為社會化過程的結果，但更確切地說，應該指陳為人在社會生活的文化範疇 (cultural category)，意即文化的生活賦予中國人一個以華文認識人際關係的世界；據此，即使「人緣」作為語言也是歷史地給出，不同年代的社會生活給了「人緣」生活脈絡的意義。

就第二點言之，「人緣」的意義並不止於語言的指稱，我們必須了解到語詞的現身事實上是賦予社會生活某種秩序——意即語言的出現乃是該文化賦予語言對某種經驗的過渡 (language undergoing some experiences) (Heidegger, 1976)，使得人們能夠在日常生活指認出其意義，而在指認的當下，語言成了理解自身，亦即語言成了理解社會互動或處境的主宰者，它的語意控制了某種經驗的理解，使該經

驗無法另覓他途來理解。

在此，我們不得不涉及語言為經驗給出的模式。有一個很流行但不為研究者接受的說法，認為語言再現（represent）了經驗；研究者主張，語言是在經驗之中被意會，並不是語言代表了經驗，因為語言即是意會自身，而經驗是現場的知道（knowing），是知覺的現象，不是反思的結果。在經驗場裡穿梭的語言迥異於反思的指認；就後者而言，反思的語言是離開了行動的現場（being-in-action）的理解，作為指認語言的「間距化」（distancization）性質。

（二）從「人緣問卷」初探：人緣的「屬他」與「屬己」的語詞雙重性

為了探索人們對「人緣」語詞意涵的理解，研究者以開放性問卷讓受測者填寫有關人緣的意義⁽²⁾。人們在填答問卷時，立即進入語言的理解當中。與其說問卷由研究者所設計，不如說是由研究者提問，由填答問卷的人就其生活經驗裡「意會」到的，用語言回答了提問者的問題。我們預期間卷的回答是受測者的生活經驗過渡到語詞，由語詞運送「人緣」的已知知識到「詮釋場」（hermeneutic field）；就個別的經驗來說，個人的回答具有其自身意會的秩序，但把所有回答者的資料放在一起，個人的秩序不復出現，而呈現出文化範疇的一般說明。⁽³⁾

對人緣問卷第二題「你覺得人緣好的意思是什麼」的回答⁽⁴⁾，經過初步的語詞歸類，得到下列範疇：

（1）「好人緣」的一般特質

- ☐ 情緒穩定／自制／不發怒、衝動／不情緒化
- ☐ 理性、冷靜、穩重
- ☐ 感性、敏感、重感情、情趣、懷感恩的心

☐外型、第一印象、身體特徵

(2)人緣作為好具／壞具

☐像麻薯

☐施小惠、海派、送禮

(3)人緣作為好人／壞人（人品）

☐謙虛、有禮

☐樂觀、知命、順其自然、平常心、正面思考

☐外向、開朗、好動——內向、害羞、矜持、放不開

☐積極、用心——粗枝大葉、不受拘束、不受承擔

☐心胸寬大、高風亮節、重然諾（反：心胸狹小、自大、空口說白話、吹牛）

☐在乎、尊重人

☐善良、厚道、待人和樂、平易、近人、隨和、親切

☐正義、剛直、爽直、豪爽、任俠好義

☐真誠、不欺、誠信、踏實

(4)人緣作為人際交往的格局

☐中庸、不出風頭（反：鋒芒太露、主見強、個性烈）

☐無私、不害人、見人好

☐圓融、世故、討好人、外圓內方（反：好惡分明、有原則）

(5)人緣作為互動的品質

☐稱讚人、說好聽的話、說話婉轉（反：說話刻薄、傷人、損人、批評人）

☐順人心意、妥協、不計較

上述的類別幾乎都可以說是有關「他者」(the Other)的語詞，亦即，當「人緣」被作為指稱的語詞之時，人們會以文化生活所提供的

「經驗語言」去說有關「人緣」之事。這些受測者給出的語詞並不是為「人緣」而設的，毋寧說「人緣」與這些語詞是近親；例如，人們會用「圓融」一詞來說明「人緣」的意涵，但反過來，當我們要人說「圓融」的意涵時，「人緣好」也會被引來助陣；換言之，語詞給出了一片區域，語詞之間有些相近，有些相遠；而文化範疇則標示著「這是某某區」。其次，問卷是讓人們把這些相近的語詞提供了「層次」或「向度」，例如，在談一個人「人緣」有什麼好處時，人們將這些具有社會化意義的「有關他者的語詞」，搬運到一些層次上去，例如搬運到品格層次（公正、率直…）、身體層次（好看、溫文爾雅…）、資源層次（有錢…）等。

當受測者在描述自己的「人緣」時，則要比對「他者」的語詞指認複雜很多；個人在主體的世界裡，他所處位置的範疇與對「他者」所使用的語詞完全不同；在這「屬己」的範疇裡，個人不讓「人緣」這個詞出現，譬如在填寫有關自己人緣狀況的敘述中，填答者的三個類別是：

1. 友不在多：提到面對面的交際是沉重的負擔，做人不能（不願意）濫交，要有所選擇。這牽涉到個人主體經驗世界，關照點從「是不是要造成好人緣」，轉向「要有適當性的選擇」，顯然已離開了「人緣好不好」的問題。

2. 刻意經營：涉及相當技術性的交際方式，要懂得如何經營，例如：資源的取得、適當的應對等。

3. 喜獨來獨往、留給自己生活空間。

當這些「屬己」的範疇出現時，我們可以發現，僅只在語詞描述上，即可以給出兩個不同的世界：「關於他人」以及「關乎自己」。就「關於他人」而言，描述的語詞猶如「物件」，可以用某些價值的向量組合編織，但一旦是「關乎自己」時，主體的視域就出現了，那是某

種個人「寓居於世」的存在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停留在認知心理學的語言層次，而必須詢問這樣的問題：「人緣到底是被用來指認的語言，還是主體的現象（subjective phenomenon）？」

語言和經驗所對應的人緣意涵包括前述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指認他人時，直接將「人緣」運送至語言層面，語意的味道很重；而指認自身時，主體很難跳出來說「人緣」是什麼。

我們把握雙重性的方向後，可將晤談資料分成兩個部份來看，一部份是指認和被指認的知識，另一部份是談自己進入人際世界的狀況；前者是人們對他人的敘說，後者則進入主體的現象，不完全是語詞的給出。這樣的雙重性給我們一個導向：固然指認和被指認是在文化的範疇（文化的意義系統）裡，但人在人際交往中則是在生活的現象裡。兩者分屬了「屬己」的和「屬他」的兩類知識，「屬他」的知識無法進入「屬己」的知識，「屬己」的知識也無法涵蓋「屬他」的知識；但這並不意味著衝突，而可能意味著人是同時處在他者與自己兩個位置的關係裡。

人緣心理的研究應是在於用此兩個世界的互相對應來說明事物，否則就只剩下純粹提供人際意涵的文化學，而非本體知識與語言知識相互滲透辯證的文化心理學。傳統心理學一直採用兩者互相消除的觀點，而非辯證的觀點：當論述進入了主體的世界時，就看不見文化的範疇；進入文化範疇就排拒了主體的世界。但如果用雙重性來看，當我們在論述文化心理學的知識時，其實在看見之處是用看不見の後設框視來看，而論述後設框視時是用看得見的具相資料來支持它的存在，使之實質化的；亦即，讓後設框視與具相資料成為辯證的互存。

（三）語詞的言與意

是否用日常本土語詞即可辨認一個研究是不是本土化的心理學研

究？以「計較」和「社會比較」為例，前者很明顯的是社會心理實質的現象(substantial phenomenon)，而後者則以科學社群的專用語詞隔絕了它作為日常語詞的可能性。但是讓本土日常語詞現身真的那麼重要嗎？事實上，光是以中國的「緣」、「孝」這些語詞的出現，還不足以作為心理學本土化研究的辨認原則，實在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中國文化提供了很多人際格局的語詞，足以提供一個整體的世界觀(world view)，就像「緣」、「命」、「運」等，往往成為最終歸結的格局，而整體性(totality)就停在那裡，不會再與其他的東西結合。中國人在日常生活的用詞有類似德國文字“gestalt”的知識，其中涉及「所言」與「所意」的問題。中國人以文字給出的世界觀，往往在「言」與「意」之間有所析辯，尤其是在魏晉南北朝時，當時的哲學家很注意「言」和「意」的問題，像「言溢於表」、「言外之意」；他們的語言邏輯很關心「言」是否負載了「意」，也就是「言」與「意」有相對存在的問題。其中「言」是具體的行動，而「意」是否在「言」中就不確定了。對科學語言而言(人造語言)，要是「言」不清楚，「意」就是破損的；但日常語言則否，人在觀看時會產生對他人的論述，觀看者搬運到論述的草擬性空間(discursive space)⁽⁵⁾去框視他看到的事物，論述的散佈空間就是「意」，是多義的語意空間；「言」是動作，如「項莊舞劍」，而其「意」在「沛公」。

Bateson (1979) 提到訊息(message)與後設訊息(meta-message)的區別：「言」是訊息，其「意」就是後設訊息。另外，他也提出交談也有交談與後設交談(dialogue/meta-dialogue)。Bateson 講交談與後設交談，來自他對「遊戲」的觀察，人之所以能做「遊戲」，是因為能領會「意」出於「言」表，即使是小狗也會以互咬脖子當作玩，但「咬」的動作並不直接意味著動作的全部意義，因為「意」其實是動作的後設訊息；在遊戲的雙方都瞭解的狀況，「玩」

的動作才能全部完成。後設訊息（或後設交談）所形成的知識與訊息（或交談）的知識很不同，它不是詞素組成，也不由詞素拼湊而成，而是生活世界的置身處境所給出的。所以，中國人使用「緣」、「孝」等生活語詞含有中國人的隱藏的後設訊息；以人際關係的格局言之，中國人喜歡講「圓融」、「世故」，這些都是含有訊息與後設訊息雙重性的整體格局，而非詞素的組合。這個問題是本土化討論中必需澄清的。

「圓融」、「世故」為什麼偏偏以格局的方式出現，的確是很值得探究的；這些字詞本身不能用字義的方式顯現，譬如「圓融」含有強烈的譬喻的整體性（metaphoric totality），「世故」含有中國語言中觀照生命史的意味，它們的出現脈絡並不是要分析某些事情，也不是把它當作形容某種單一向度的東西，而是在於完成人際世界某種深長的意味。換言之，文化的語詞給了文化心理學者一個探討中國人心智的機會。

（四）主體現象的存有性

以前述的「言外有意」為例，人在說話之外有主觀的意義，而主觀的意義在於「意味」（making sense）之時，又有它自身的語言性。傳統的觀點認為，理解的理解好像有個主體的東西在意味著，但又不完全盡然，意味又必需引藉語言的知識來完成理解。因此，在討論人緣的主體現象時，其實是在追索人緣的詮釋本體（hermeneutic ontology），意即人緣被生活攝入其中（appropriation），人在歸屬於其社會（belonging to the social）的生活之中，所給出的心理生活；即使「人緣」是以語言的方式存在於交往之中，依舊不失其主體世界的實存現象。

為了同時能夠把「人緣」的語言與實存的雙重性在心理研究的知識性質上，乃至在心理現象的豐富內涵上展現，本研究在第二階段以

面對面的訪談資料為基礎，進行第二層次的論述。首先，我們將訪談資料以詮釋現象取徑來加以說明。

二、以訪談資料探討「人緣」的雙重意涵

(一)訪談資料

爲了探討人們在置身的社會脈絡裡如何說明「屬己」與「屬他」的人緣世界，我們進行個別的訪談⁽⁶⁾。訪談的過程涉及「人緣」這個詞的指認與被指認的問題：到底「人緣」這個名詞在訪談時是否要出現？由於「人緣」的指認會使說話的人站在「人緣」的外邊，把「人緣」自身的內涵「存而不論」，所以若要把說話的人帶到「人緣」裡頭，訪談的重點就擺在講交朋友、做人的故事；但這樣是否會對「人緣」的內涵有預示範疇的嫌疑？研究者之一（Chen, 1992）的博士論文指出「人際交往」和「人緣」之間的差異，「人緣」是特指每個人去看台上那個人得到的掌聲多不多，以及觀看者所肯定台上人的某些特質，也就是能歸結出一些「人緣好」的人具備的特質；但當台上的人下台時，觀看者喜不喜歡他就另當別論了。這裡，「人緣」和「人際交往」看似混在一起了，這也顯示「人緣」作為指認的語言和「人緣」主體現象之間的相互性。

我們面臨一個決定：若是直接限定「人緣」為觀看者指認的範疇，如此只要不涉及自己，任何人都可以放在舞台上被觀看，因而進入文化的範疇。那麼「人緣」或「孝」這樣的文化概念，究竟是不是只是對他者的指認呢？主體本身是很難指認出「人緣」的，因為本質上主體一直在等待別人的指認，他自己則處在不完全的（incomplete）指認狀態，總是等到別人指認時才出現暫時的「理解自己」的現象，但